

經部

論語全解卷六

宋 陳祥道 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文質先進於禮樂惟其寔而文不足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惟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惟其文則非躬行者也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枉

以直救時以正孔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與此全意

論語之言文質有曰從周從先進有曰彬彬彬彬者

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洪範三德其施於爕

强平康亦若是而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

子夏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門者道之微室者道之竗自門以徂堂入室之理也由微以至妙入道之序也孔子之門淵騫之徒從之也久造之也深其上有至于在寢其下有至于升堂故列之四科於陳蔡者則後其所從皆不及門孔子所以憫之也夫德則成之以行言則成之以語政則成之以事文則成之以學德行所以行道言語所以明道政事則治人而已文學則道學而已由仲弓而上則具體而微者也由仲弓而下則得其一體者也

其具體而微則同其所以具體而微則異故先顔閔而後伯牛仲弓其得一體則同而其所以得一體則異故先言語而後政事文學禮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其序與此不同者學道以言語為優取人以政事為先也子張之才與于四友曽子之孝幾於德行而四科不稱之者盖論四科之時二子之才未成故也夫以二子之才未成猶不列於四科彼許商以四科論士王莽以四科取士不亦偽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孝於德為本於行為大閔子騫盡孝之道能和睦而無怨者也故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曾參之孝特可語之以和睦無怨而已故或告其殺人而母疑之也亢倉子曰閔子善事父母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人溢於天下所以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傳曰一言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勿及故在天有卷舌之星在周廟有金人之銘是言者榮辱之主禍福之機不可不慎也南容誦詩至白圭而三復可謂能慎矣此所以邦無道免於刑戮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君子之于天下異之以稱物同之以平施與上大夫言至于誾誾與下大夫言則侃侃而已對君與大夫

可以同之哉故對哀公則詳對康子則畧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

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君子之於人不以義掩恩不以恩掩義以義掩恩君
子之所不忍以恩掩義君子之所不敢顔淵死而子
哭之慟者恩也顔路請車以為椁而不與之義也孟
子曰不得不可以為悦無財不可以為悦得之為有
財古之人皆用之然則顔淵之貧非所謂有財其賤
也非所謂得之此孔子所以不與之車而以門人厚
葬為不可也回之死門人厚葬之孔子以為不可孔

子之死門人以三代之禮葬之君子不以為非者盖有孔子之德然後可葬以人所不可行之禮若無其德如孔子而亦可以為師者門人厚葬之則過矣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則與墨翟愛無差等異曰天喪予則與哀公天祝予天祝予同鯉之死先於顏淵史記以顏淵之死先於鯉妄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善教者不陵節善學者不躐等子路問事鬼與知死躐等也孔子不告之不陵節也葢盡事人之道則知事鬼盡知生之理則可以知死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非夫原始要終極物知變孰與此哉然子貢問死者之所知而不告宰予問鬼神之名而告之其不告與此同其告與此異者葢所告者事鬼之事不告者事鬼之道也易以知死生先于鬼神子路之問則先事鬼而後及知死者葢問事鬼而不可得然後及於

其次者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老子曰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周廟之銘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子路之行行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顔淵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然則子路之與盆成括有以異乎曰括不聞道而小有才有必死之道由聞道而不能法有

不得其死之道有必死之道不免為小人有不得其死之道無害為君子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魯人為長府於利則不百于功則不十特傷財勞民而已閔子所以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也言必有中與孔子之言皆中時病者同一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孔子之意欲子路之進於道也則抑之欲門人之知子路也則又譽之抑之者仁也譽之者義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子曰師也辟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過也子謂子夏曰無為小人儒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

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不及也由世俗言之則過優於不及由禮義以觀之則過猶不及而已是故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而道之不明一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而道之不行一也墨翟之兼愛楊朱之為我其于害道一也單豹之養內張毅之養外其于傷生一也或失之多或失之寡皆學者之弊或徐而甘或疾而苦皆輪人之患華無實實無華皆不足以為禮事勝辭辭勝事皆不足以為經

然則過與不及豈相逺哉禮記言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夫子夏善哀于已三年之内子張忘哀于才三年之際則是商也過師也不及與此不同何也孔子家語毛氏詩傳言子夏援琴衎衎而樂損援琴切切而哀盖家語可信而記可疑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喻于義者君子之事喻于利者小人之事冉有學君子之道而為小人之事故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夫隱惡而揚善者孔子之心鳴鼓而攻之者孔子之所不得已也易夬揚于王庭周官戮而罰之皆鳴鼓而攻之之意也禮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盖聚斂之臣倚法以削而其害大盜臣取非其有而其害小其害大者孟子以為民賊其害小者周官以為邦盜而已由此

觀之則冉求之見惡於孔子宜矣然對季康子之問從政則取之此則攻之何也君子之于人不以所短廢所長亦不以所長蔽所短其取之者仁也其攻之者義也孔子不以管仲不知禮為不仁亦不以管仲之仁為知禮春秋不以僖公之有頌而隱其非不以春秋之有貶而沒其美亦猶是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愚則不智魯則不中喭則不怯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及為成宰犯人之禾而不庚此柴之愚也以子游裼裘而弔為禮以孔子死欲速朽喪欲速貧之言為是此參之魯也子貢仕于魯廢著鬻財於齊魯之間此貨殖者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視之以為皆死焉此億則屢中者也貨殖不受命不足為知天屢中不足為知人惟回之屢空為庶以其安命故也葢柴師參由

蔽於性求賜累於物惟回則不然此所以為庶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所存者在心所行者在迹心過於迹則於君子為有餘迹過於心則於善人為不足蓋善人之道未能有諸己者也未能有諸己則必以心踐迹然後能入於室子張禹行舜趨㝠考其行而不掩迹焉不踐迹者也故答之以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然又曰論篤是與

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謂躬行君子則善矣色莊則不足於善論不篤者以色莊為善人論篤者則與君子而已子張能莊而不能誠故告之如此易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善者仁之體仁者善之用子張未足於善人則其難與並為仁也固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善醫者之於人補其不足損其有餘善教者之於人

長其善救其失此所以於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也為人子者無私喜無私怒出必告反必面

不有其身不私財不私其食饗不擅於稅入有父兄

在聞斯行諸其亦可乎曰告於父兄禮也聞斯行諸

義也昔舜之娶君子以為猶告則聞斯行諸君子有

時為之矣易曰過其祖是也蓋由之有聞未之能行

惟恐有聞故教之以禮而抑其過求悦夫子之道以力不足而自畫故教之以義而勉其不及若夫道無二子之蔽則行禮以義守義以禮惟其當而已

子畏於匡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弟之於師猶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故回曰子在回何敢死傳曰死者非難處死者難若回可謂知處死矣衛君之難孔子於祟知其來於

由知其死及匡之難孔子於回則疑之何也君子之善死義也或不免焉命也義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則難諶而不可知孔子之於匡畏所不可不畏於顔淵也疑所不可不疑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大臣事君以道具臣事君以才事君以道故能致君於堯舜之隆措世于禮樂之盛及其不可則止而已事君以才則智足以効一官能足以効一職及其不可則從之而已仲由足於果不足於藝冉求足於藝不足於果季氏旅于泰山而不能救伐顓臾而不能諫而又不能致之而去是備位者也故曰具臣然弒父與君而從之則孟子所謂亂臣者也由求于大臣則不能于姦臣則不為故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齊

魯二生漢名之而不至且曰禮樂必百年而後興是待天下以不仁也楊子謂之大臣過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故先人民社稷而學之則事至而辨後人民社稷而學之則益事煩矣

孔子喜開點之不願仕而惡子路以子羔為費宰則學其可忽哉夫有才而不聞道猶足以殺身則不學

而仕者不能無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產論尹何為邑亦猶是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

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則困于力而救死不暇矣困于

力則不能勇救死不暇則不知為善由也於不知為

善者則方之比及三年則能拯已困之民置之安强

之地故不能勇者斯有勇不知為善者斯知方此果

之效也足民者治之始禮樂者治之終求雖不足于

禮樂而使足民此藝之效也由能勇而不知遜求亦

知遜而不知道若點可謂知道矣故有志于學無志

於仕而孔子與之也孔子無君則皇皇出疆必載質未嘗不急於仕也點無志於仕孔子與之可耶君子之於道有餘不可以不應不足不可以不求子有餘而急於應點不足而急于求此所以為孔子曾點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

己物之敵也勝己之私謂之克禮性所有也克己而趨焉謂之復蓋不遠之復令于修身故復禮本於克己克己則能仁復禮則能克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則不在久矣為仁由己則不在外矣為仁由己故不可以不克己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故不可以不復禮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是禮以仁而後復仁以禮而後成顏淵嘗

曰約我以禮葢所以成其心也然克已未至於無我
復禮未至於中禮此回所以止于殆庶也今夫水性
無人火性無我無我無人未離乎有我而於五蔵為精精
則為賢人無我則不特無人而已故于五蔵為神神
則為聖人回之克已孔子之無我如此而已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
事斯語矣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周禮大祭中祭小祭見於天官之酒正春官之大司樂大賓之禮大客之儀見于秋官之行人則凡祭與客其禮殺大祭大賓其禮隆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欽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欽則于人無所慢恕則於人無所拂故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家無怨易在邦無怨難故先邦而後家也春秋傳曰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仲弓問仁故孔子答之如此仲弓嘗言居敬行簡而其行則不錄舊罪使臣如借居敬行簡使臣如借則可教之以敬不錄舊罪則可教之以恕聖人之於人豈能推其所有強其所無哉亦因其性而道之也故司馬牛未可與言仁則告之以仁為之難而已樊遲子張可與言仁而未可與言為仁故或告之以先難或告之以愛人或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或

告之以恭寛信敏惠而已惟顔子然後能盡仁故告之以克己復禮克復仁之事也仲弓可與言仁未可以盡仁故告之以敬恕而已訒與難一也言之難則曰訒為之難則曰難牛多言而躁言訒云者救之失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君子之修身也言行無尤悔俯仰不愧怍以守則為

仁以行則為勇仁故不憂勇故不懼古詩有之德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内省不疚而不憂者也曽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内省不疚而不懼者也不憂不懼孔子猶以為不能牛不足與言仁而告之以此何也牛以魋之為亂而憂懼焉故孔子解之而已非牛可以與言此也憂在内懼在外傳曰民無内憂又無外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鄭師慧謂朝無人非無人也無賢人也晉叔向謂卒列無長非無長也無善長也司馬牛憂無兄弟非無兄弟也無令兄弟也命者天之令天者命之所自出

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是天以遠而在彼者為言命以近而在此者為言也死生非力之所能移故言有命富貴非人之所能為故言在

天然合而論之則一而已書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在命者可以言天也列子命謂力曰柰何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是在天者可以言命也言與人恭則敬以處已者也言有禮則無失德者也處已敬而有德則人宗之與人恭而有禮則人親之如此則四海之内孰非兄弟也曾子謂弟子曰執仁立志先言而後行千里之外皆兄弟也茍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親汝乎與此同意觀桓魋之亂司馬牛致邑而適齊

及桓魋奔齊司馬牛致邑而適吳趙簡子名之於晉陳成子亦名之於齊而莫之屑就反卒於魯而已則司馬牛之賢可知矣故孔子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而言之謂之譖首而告之謂之愬浸潤之譖若水之於物則漸而不暴膚受之愬若垢之於膚則淺而不廹皆其難知者也能知其所難知而止之使不行

則其智明出人遠矣盖明則察言而已遠則明之過于人君子之於譖愬有度以度之有數以數之故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如此則賢者不以忠信見疑小人不以誕謾見信豈非明而且遠哉傳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兵之於德為末於器為凶故古者制字之意戈欲偃弓欲弛武欲止則兵豈先王之所尚哉此所以寧有信而去兵也食之所養者小體也信之所養者大體也故無信而生不若有信而死此其所以寧去食而信斷不可少也然非兵則無以有其食非食則無以存其信三者固不可偏廢惟其輕重緩急之不同故孔子之言有如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毛謂之皮革謂之鞟虎豹犬羊所以別者以皮之不同也君子野人所以別者以文質之不同也今也去毛以為鞟則虎豹猶犬羊而已去文以從質則君子猶野人而已此棘子成之失于偏見也故子貢責之以駟不及舌鄧析曰一言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勿及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魯自宣公初税畝多乎什一而二焉哀公又欲用田賦故有若因其憂不足而告以盍徹所以救其獘也方哀公之欲用田賦也故孔子嘗曰君子度于礼而禮以其薄則丘亦足矣不度于礼而

貪日用無窮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則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固孔子之意何則古之善為國者蔵於民不蔵於公與之為取而不以取之為取以為君則父民則子也未有子富而父貧未有民足而君不足揚雄所謂洪羊擅利其如子何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行或問不為政孔子答之以孝友衛公待之以為政孔子欲先正名梁王問利國孟子說以仁義盖君子之言惡苟簡以狥

利寧高濶以正本也有若之于哀公問不足而告之以盡徹其意亦若此而已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衹以異

德由中出惑自外來由中出者不可不高故崇之自外來者不可不明故辨之易曰忠信所以進德敬義立而德不孤此主忠信徙義崇德者也禮曰身有所忿

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子張持嗲嗲之志而其行不掩則不足于忠信抱堂堂之容難與為仁則不足于從義愛之過辟則欲其生惡之過辟則欲其死則誠不以富于已適足以異于人也故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樊遲問崇德辨惑則同而孔子告之不同者盖好利者務得而多怨務得則不能先事多怨則不能無怨以先事後得為崇德以一朝之忿為惑此所以

告樊遲也告子張曰是崇德也是辨惑也告樊遲曰非崇德與非辨惑與蓋樊遲之賢不及子張子張常以孔子之言為是故告之以是樊遲疑孔子之言為非故告之以非與觀樊遲之問及于修慝子張常問善人之道是子張可進于善樊遲未離乎慝也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樊遲問修慝孔子告之以此者欲其不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昔衛有蘧

伯玉人者直已而不直人蓋如此也已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之時慶封滅崔氏田鮑髙欒謀慶氏而田氏又私其德於民此臣不臣也景公以少子荼為太子而逐羣公子于莱邑而羣公子皆亡于外是子不子也臣之不臣以君之不君子之不子以父之不父故孔

子答以君則臣臣父則子子也漢三老茂曰父不父則子不子臣不臣由于君不君其言先父子者為戾園而發也洪範言作福作威而繼之以惟辟玉食以言人君能作威福然後不失其玉食不能作威福則君不君矣其得康食乎故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信義不著雖多言不可以折獄信義著雖一言可以

折獄易曰君子折獄書曰惟良折獄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以其有君子之良心為人所信故也禮曰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子路無宿諾則于人無輕諾于已無寡信此所以果于折獄也小邾輕千乘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則子路信義之著可知矣夫先之以德禮輔之以政刑使有恥且格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所以無訟也子路能折獄於已訟之後而不能化人于未訟之先語之以無訟

則末也孔子聽訟則與人同使人無訟則與人異故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易曰君子作事謀
始書曰帝德罔愆而繼之以兹用不犯于有司禮曰
禮之教化也微而繼之以使人遠罪不自知使無訟
之謂也苟婚姻之禮廢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
廢而争鬬之獄煩喪祭之禮廢而臣下之恩薄聘覲
之禮廢而君臣之位失然後從而聽斷之不亦晩乎
故子路之折獄不及孔子之使無訟也名公之聽獄

又不若周南之無犯也在昔楊子有曰必也律不犯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則于已無逸行之以忠則于人不欺子張問仁告之以敏則有功問崇德告之以主忠信徙義問行告之以言忠信蓋倦則不能敏而徙義不忠則不能崇德而有行子張之行不免于此故于其問政而告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也傳稱子張問入官孔子告之以怠惰者時之所以後非忠信則無以

取親於百姓與此同也蓋無倦然後能使民無倦忠然後能使民作忠孔子于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于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以子路之蔽不至于不忠也

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互鄉童子潔已以進孔子與之而不拒成人之美也冉求聚斂孔子欲鳴鼓而攻之不成人之惡也小人

幸災樂禍故成人之惡惡直忌正故不成人之美孟子之五教有成德者皆成人之美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教之化民深于命民之効上捷于令故鄭伯好勇國人暴虎秦穆貴信士多從死陳姬好巫而民淫祀晉

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民貴恕吳王好劒客而民多瘡瘢楚王好細腰而朝多餓死則季康子之欲而魯民盜理勢之必然也老子曰不必以静天將自正又曰我無欲而民有樸故孔子于為政者患不能以正導之耳莊子曰盜竊之仁行雖貴而可乎季康子之謂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德教洽而民氣樂法令極而民風衰先王任德不任力好生不好殺不得已則刑期無刑而已夫豈後德禮而先政刑哉故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上之化下無可見之迹而俗日遷故喻以風民性含仁而衆柔不能自立故喻以草草惟風之偃民惟上之從康子不能正德以善之特欲殺之而已不亦過哉書曰四方風動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傳曰

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達者志在不窮聞者為名而已達則不必聞聞則不必達質者直德也好義義也察觀智也慮下禮也德

義所以處已故志不窮於內禮所以處人故行不窮於外此所以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也取仁行違居之不疑此取偽為以尚人而已與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反矣此所以在家必聞在邦必聞詩言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文王大之不失其色非色取仁也以德而已此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也蓋達與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同聞與聲聞過情同在家言其止在家在邦言其止在邦子張色莊者乎則

色取仁矣雖與並為仁則行違其志曰古之人古之人則居之不疑矣孔子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

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自其爲仁智言之則智易而仁難自其愛人知人言之則愛人易知人難故遲於愛人則達於知人則未達書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易曰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傳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所謂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也舜湯之所舉多矣特言皐陶伊尹者皐陶之賢其德足以懷民

其謨足以知人其為士也能制百姓於刑之中伊尹之賢其才足以任重其道足以格天其割正有夏能變簡賢附勢之徒如此則仁賢履位奸邪恚退豈非不仁者遠哉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如此而已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屬言善道屬行仁也不可則止義也芮伯之於朋友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又繼之以涼曰不可覆

背善嘗不為不辱矣而𤣥伯為之者救時之責故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出于理仁出于性以文會友然後能窮理以友輔仁然後能盡性禮曰相觀而善以文會之所以能相觀以仁輔之所以善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所以譬仁器所以譬友事以利器然後善仁以益友然後成君子于友可不慎哉子曰損者三友益者三友益友所以輔仁損友則害仁而已

論語全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全解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論語全解卷七

宋 陳祥道 撰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先之帥以正也勞之勞以思也無有先之而有以役之則民不從有以役之而無以勞之則民怨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孔子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禮曰勿駘勿信勿信民勿從是先之

然後可以役之也豳風以東征勞士小雅以杕杜勤歸是役之必有以勞之也先之與孝經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遜今勞之與孟子勞之來之全先勞之而益之以無倦則民亦應之以無倦矣楊子曰不倦以終之為學而不倦則其德日新為政而不倦則其政日新故子張問政孔子亦告之以無倦今夫天地之于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先之而後役之也說乎兑戰乎乾勞乎坎役之然後勞之也

大元曰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怠怠倦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覩然則先勞而繼以無倦天地之道也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有司分職然後事治事治然後可以治人之罪而赦小過赦小過則故為者刑矣故為者刑然後舉其賢才此所謂遏惡揚善者賢言其德才言其能傳曰一

賢統衆才則有餘衆才度一賢則不足賢者必有才才者不必賢也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之以得人蓋為宰之政必先之以有司為政之大莫尚于舉賢才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以父子爭國而君臣上下之名不正孔子欲以正名為先而子路以之為迂故曰野哉由也野者質而已矣家語所謂文不勝質是也子路於見南子則不悅於在陳則愠於公山名則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於佛肸名則曰親于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則子路之不知孔子者不特是也夫名之必可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之必不可行而事不成洪範謂

言曰從從作乂禮曰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蓋從則言順作乂則事成功成治定事成之謂故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謙遜和穆之風衰爭悏詐偽之俗成雖善聽者猶不能無枉故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易豫之作樂則曰刑罰清傳曰禮刑相為表裡是刑罰之中否係禮樂而已在昔荀卿有曰禮樂廢而邪音起危辱之本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

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君子能為小人之所不能而不能徧能小人之所能蓋君子之所能者勞心也小人之所能者勞力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樊遲不知君子之道而請學小人之事夫禮以敬之則民莫敢不敬義以閑之則民莫敢不服信以

結之則民莫敢不用情敬而後服服而後用情則將
襁負其子而至以為已役雖不學稼其憂無食乎盖
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樊遲之學稼陳
相之學許行其能兼物物哉宜孔子孟子之所不許
也好禮然後好義好義然後好信與禮記修禮然後
好義好義然後體信同意此學之序也孔子曰義以
為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行之序也采菽之詩始言
禮中言信卒言義則待諸侯之道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詩之為書其事則王道之迹其詞則法度之言誦之将以其事施之政其詞施之使而已若夫不明其事而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與不學詩同故曰雖多亦奚以為禮曰誦詩三百不足一獻以言誦詩三百則易而一獻之禮則難於其易者猶不明其義斯亦不足貴也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以身教者從故其身正不令而行以言教者訟故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正孟子曰大人正已而物正揚子曰身立則政立禮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王喜曰動以言不若以行似與此同意馬廖曰元帝罷服官而不用成帝御浣衣莊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楊希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壽夭貴賤父子也名譽愛憎父子也父子以況其相遠兄弟以況其相類也魯者伯禽之所封而俗則一于周衛者康叔之所治而俗則一於商其俗雖不同而其政均善孔子所以追美之也曾子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孔子有曰衛之祔也離之魯之祔也合之善夫觀其禮法之存於後世者猶足為君子之

所取則當時之政可知矣傳曰政猶魯衛德化均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
富有曰苟美矣
瘠地之民多有心沃地之民多不才故匹庶之家多
循禮世禄之家多侈怙其勢然也荆為公子其用稱
家之有無以同乎人而其心未始有累焉故始曰苟
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豈所謂怙侈者哉此季
札所以謂之君子也君子無所苟亦有所苟無所苟

則於言行不妄有所茍則於利不累荆之居室如此

以比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者異矣莊子

曰滿茍得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不庶無以蕃民數不富無以美民情不教無以理民

性周官大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徒掌夫家之數縣

師掌野亦辨夫家人民之數司寇掌刑亦登大比之

民數生齒以上則書於司民成名以上則書於媒氏凶荒則有荒政之條疾病則有疾醫之治凡此所以庶之也大司徒十有二等以辨民宜十有二壤以教民稼小司徒井其田而任以耕事牧其野而任以畜事里宰於器之不足者助以合耦之令遂師於力之不足者救以移用之法慮其功之有餘也為之疆野以任之患其耕之有惰也為之時器以任之而有成功則鄙師掌令以行賞勸之而不勉則載師斂布以

致罰於荒政則散利以薄征於旅師則平頒其興積凡
此所以富之也大司徒示以教象之法小司徒帥
以教法之象州長歲屬民而讀法者三黨正歲屬民而
讀法者七族師歲屬民而讀法者十四糾之以司諫猶
王之有師氏救之以司救猶王之有保氏自敬敏以
上莫不書之以教其不自修自能者以上莫不與之
以勸凡此所以教之也公劉之什言既庶既繁次之
以既順乃宣又次之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與孟子

言省刑罰又次之以深耕易耨又次之以壯者修其孝弟是亦庶富而教之也易言理財正辭書言既富方穀詩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傳言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意同禮云子產能食不能教非不能教特不若能食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為政之道德隆者其效速德殺者其效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則期月可以為之兆而未必有成三年有成矣而未必仁故曰必世而後仁易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言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言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皆必世而後仁之謂也勝殘則在下無賊義之民去殺則在上有措刑之治

漢之興至于文景唐之興至于開元然後幾致措刑皆百年勝殘去殺之效也然勝殘去殺則無暴民而已語之以仁則未也王者之仁成于必世不必百年善人之無暴民必待百年則其德之隆殺效之遲速可知矣若夫繼大治承大亂者則又異乎此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繼大治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承大亂也然文王百年德猶未洽于天下者以其善政仁人猶有故也其家語有言昔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諸侯則焉此即所謂期月而已可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禮曰政行則事治又曰不可以私不將公事孟子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葢行於上者謂之政通於下者謂之事孔子至于是邦未嘗不以譽命而與聞其政

故曰其事也如有政吾其與聞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邦之興喪在事不在言故言不可以若是幾之而已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繼之以政乃乂知為君難之言可幾於興邦也易曰言善則千里應之言不善則千里違之而繼之以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是不善莫違之一言可幾於喪邦也若邳彤對光武以入關之非而史以為一言可以興邦李勣導髙宗之立武后而史以為一言可以喪邦豈特為君難與莫予違而已哉孔子之言止于是者對定公故也孫叔敖以一言復郢市晏子以一言省𢡖刑申叔時

以一言復陳國其利雖未至于興邦是亦重言者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貢言夫子之得邦家則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荀卿言大儒之効則曰近者謳歌而樂之遠者竭蹷而趨之葉公問政亦可告以此乎孔子嘗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莫之適歸由此觀之孔子僅欲葉公定其亂離之民而已學記曰近者悦服遠者懷之大學

之道也自我論之蓋孔子所言者政也學記所言者教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為政之要在於循理而圖大循理則無欲速圖大則無見小利易曰浚恒凶欲速不達之謂也禮曰小謀敗大作見小利大事不成之謂也孟子言為學之道以欲速喻揠苗以見小利喻養其一指兵法言用

兵之道軍以舒為吉軍無小聽戰無小利由此觀之君子之所為凡皆不可欲速見小利豈特為政已哉

孔子所言姑以救子夏之失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天下之所為直者有禮義之直有非禮義之直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雖曲而直存焉禮義之直也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雖直而曲存焉非禮義之直也先王之法父子之罪不相及則恕之以其親隣比之罪相及則責之以其友恕之以其親為其可以相隐故也責之以其友為其不可以相隐故也儀曰不私其父不成其為子春秋為親者諱令律大功以上相隐則不坐皆此意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易以慢必欲其恭執事易以苟必欲其敬欲與人以虛雖戚必踈欲與人以實雖踈必密然則與人其可以不忠乎恭也忠也雖之夷狄猶且不可棄則君子於此固不可斯須去身矣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

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

言必信行必果則謹身而已非有稱於宗族鄉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則稱於近者而已非遠而有光華也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遠而光華矣葢行已有恥則有所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能專對有所不為義也善於專對智也宗族稱孝非禮

記所謂州閭鄉黨稱孝也鄉黨稱弟非禮記所謂僚友稱其弟者也硜硜則常而不能變斗筲則小而不能容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此揚子所謂事非禮義為小無事於小為大者也盖莫非小人也有君子之小人有衆人之小人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之小人也懐土懐惠比而不周驕而不泰衆人之小人也莫非君子也有聖人之君子有賢人之君子有未成德之君子有

在位之君子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凟君子之道鮮矣孟子言君子無上下之交聖人之君子也得見君子斯可矣賢人之君子也君子不仁君子有勇無義為亂未成德之君子也君子之德風在位之君子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狂者近智狷者近義近智而非所以智則過近義而

非所以義則不及狂譬則陽狷譬則陰中行譬則冲氣也孟子言中道體也孔子言中行用也孟子言狂簡言也孔子言狂簡行也易之中爻或言中道或言中行亦體用不同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荀卿曰趨舍無定謂之無常巫醫賤技然人所委聽猶不可以無常況不為巫醫者乎恒之九三剛而不

中剛之恒過者也巽而應柔巽之過者也一過于剛一過於巽不恒其德者也初與二在下而羞承之或承之羞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革九五之未占孚可知矣恒九三之不占羞可知矣禮曰人而無常不可以為卜筮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蓋不知論語而誤為之說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五味相和然後可食五聲相和然後可聽則和者有

異而無爭同者有協而無異君子之與人也任道故和而不同小人之與人也任情故同而不和柳下恵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和而不同也梁邱據君可則可君否則否同而不和也然君子不同有所謂同小人之同有所謂不同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君子之同也詩曰滃滃訿訿小人之不同也君子同不同皆是善小人同不同皆是不善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而衆皆悅之是鄉愿者人之所好也故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故事成而謗興德髙而毁來是獨行者人之惡也故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方周之衰京人以叔段為仁沃人以桓叔為君子齊人以陳仲子為廉以匡章為不孝然則鄉人之

好惡可不察之哉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所好無非善所惡無非不善矣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皆此意也蓋謀貴於衆斷貴於獨不因鄉人則失于自用因鄉人而不察之則失于隨人內不失于自用外不失于隨人惟仁者能之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君子處已也正責人也輕正故難悅輕故易事小人處已也不正責人也私不正故易悅私故難事泰九二之包荒用憑河易事也兌九二之孚難說也與人不求備而不邇聲色湯之易事難悅也不顯亦臨而無斁文王之易事難悅也易事仁也難悅義也小

人反是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坦蕩蕩而謙以自牧故泰而不驕小人長戚戚而賤物貴我故驕而不泰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易曰履而泰然後安則宇泰定者德也履而泰者行也禮曰小人富斯驕荀子曰小人能則倨傲以驕溢人則富斯驕者累於利也能斯驕者累於名也君子安於能行而不知有名利故能泰而不為驕小人

累於名利而不知有徳行故為驕而不能泰君子不驕有所謂驕荀子所謂志意修則驕富貴是也小人不泰有所謂泰禮記所謂驕泰以失之是也然驕富貴非君子之成名時也至君子之成名則無驕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則無慾無慾則静仁者静故剛近之毅則果敢果則勇仁者必勇故毅近之木者無令色則不以色取仁訥者無巧言則不以給奪仁凡此不以末害本也

仁者務本而已故木訥近之剛毅木訥近仁質美故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行美故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責也偲偲強也詩曰代木丁丁鳥鳴嚶嚶切切偲偲之謂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怡怡之謂也蓋閨門之內恩掩義閨門之外義掩恩孔子言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孟子言責善朋友之道父子之間不

責善是皆不以恩廢義不以義賊恩子路之為人喭而行行其於朋友兄弟必不能然故孔子告之棠棣之詩于急難則良朋不如兄弟於喪亂既平則兄弟不如友生此先朋友而後兄弟者亦兄弟不如友生之意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有不能教之君無不可用之民善人教民七年可以

即戎則君子教民雖不七年可以即戎矣孟子曰師文王者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可以為政于天下蓋善人之教民猶小國之施政小國之政必七年然後及於天下善人之教民必七年然後可以即戎其勢然也觀晉侯之教民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然後用之以戰則先王之教民豈特司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而已哉彼不知務者大則不能教民以禮義小則不能教民以戰陣及其

有事則驅市人以就死地而已此孟子所以言不教而戰謂之殃民也司馬法曰教惟豫孫武曰教道不明曰亂吳起曰兵之法教戒為先鄧析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閒習不可以當敵春秋書師次於郎甲午治兵師次而後治兵宜聖人譏之也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恥也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不知也

勝人之謂克自賢之謂伐怨生于所求欲生于所好四者出於情而害于性衆人縱之而不能止之學者止之而不能去之去之可以為仁止之則可以為義而已名南言夫人無妒忌之行周南言后妃無妒忌之心蓋無其行者不能無其心無其心者必無其行克伐怨欲不行特無其行而已其能無是心哉惟仁者則無是心矣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孟之反不伐伯

氏之無怨孟公綽之不欲孔子未嘗以仁名之以其於此不行而已若顔子之無伐伯夷之無怨此所謂無是心者也孔子曰君子言必忠信而心不忘仁義在心而已無伐者此也盖克則加諸人伐則自伐而已克甚於伐伐甚於怨怨甚于欲此其序也

子曰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矣

士之所尚在於志志之所尚在于道士而懐居則非志於道者也故不足以為士盖物生于陵者安于陵

生於水者安于水衆人不異乎物則懷土而已士則異於衆人其可懷居哉孔子曰君子居無求安傳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古之君子所以安土樂天不累於物視九夷如中國不以為陋視陋巷如廣廈不以為憂不過充是志而已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天下有道其言足以興故危言天下無道其默足以容故言遜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以無若

商王受周昌比漢高以桀紂劉毅比晉武以桓靈所謂危言也孔子諾陽貨以將仕閔子告魯使以善辭所謂言遜也盖行所以行已言所以應物行已者君子所以立道故施于治亂則同應物者所以趨時故施于治亂則異彼滅冶論相服之戲於陳李雲䟫貂璫之封於漢王嘉之言董賢王章之言王鳳李固之言梁冀其言非不忠然卒見誅者以其不知言遜故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德至靜也其發則為言仁至柔也其動則為勇顔子善言德行有德者必有言也子貢能言不能訥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比干殺身以求仁仁者必有勇也子路能勇不能怯勇者不必有仁也葢君子自得則為德應物則為言愛人則為仁惡人之害則為勇艮之六五有德者也則有言矣謙之六五有仁者也利用

侵伐則有勇矣咸之上六騰口說同人九三之敵剛

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

人尚德哉若人

善射盪舟力也躬稼德也南宮适賤羿奡而貴禹稷

尚德也自其成德而言之則曰君子哉若人自其

所言而言之則曰尚德哉若人禹與稷均曰躬稼稷

與禹均曰有天下者禹暨稷奏庶艱食則禹稷之躬稼可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則稷謂之有天下可也言禹稷躬稼與孟子言禹稷三過其門不入同言稷有天下與太伯以天下遜同夫微莫微于一身大莫大于天下羿奡之力不足保其身況天下乎禹稷之德足以有天下況一身乎适言而當故夫子不答厲王好稼穡苪伯刺之樊遲請學稼夫子非之何耶好稼學稼為利也躬稼為德也傳曰后稷封殖于天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成德之君子有未成德之君子成德之君子則於仁義無不盡未成德之君子則于仁義有不能所謂君子不仁者有矣夫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此未成德之君子也盖仁者人之所尤難顔子之于仁則三月不違而已其餘可知矣故子路公西赤之徒孔子皆曰仁則吾不知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之所以作其才誨之所以達其善愛之而不忍勞之忠焉而不忍誨之適所以賊之也禮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此愛而不忍勞之也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此忠而能誨之也盖愛之者仁也勞之者義也忠焉者義也誨之者仁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行義以仁然後義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

為命裨諶草創以始之游吉討論以辨之公孫揮修飾以治之國僑潤色以文之盖為命專于一則不能無失資於衆智然後盡善鄭之為命必更四人然後成此春秋傳所以謂其鮮有敗事也列子曰鄭之東里多才其子産之謂乎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鄭之子西俯仰於子展子産之間其與敎子孔之專則因子展而已其與伐陳則因子産而已其才不足

道也楚之令尹子西理百姓寔倉廩百姓得所楚王賢之其才可知也不狥白公仇鄭之謀而終死于白公之亂其正可知也或問子西孔子彼而弃之者非楚之子西意鄭之子西乎老子曰去彼取此彼者在所去此者在所取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人也猶言之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至

公也桓公以仲為聖人施伯以仲為賢人荀卿以仲為野人其言各有當與此謂人也異矣駢邑三百言奪之多飯疏食言貧之甚沒齒言廢之久盖奪之雖多而貧不甚貧雖甚而廢不久其無怨則易若伯氏則無怨難矣故繼之以富而無驕易江熙曰顔子無怨不可及也子貢不驕猶可能也此之謂歟孔子前言子産則繼之以晏平仲此則繼之以管仲者荀子曰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産子産惠人也不如夷

吾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君子不器無施而不可不如君子則器矣有能有不

能故裨諶謀野則獲于居屋則否黄霸治郡則長於

相國則不及兵甲之事文種不如范蠡鎮撫國家范

蠡不如文種面折廷爭陳平不如王陵全社稷安劉

氏王陵不如陳平房元齡善于謀而不能斷杜如晦

長於斷而不能謀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其才有能有不能也老者成德之稱王朝有天子之老五官之長天子之老是也邦國有卿老國君不名卿老是也卿大夫則有家老所謂趙魏老是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智以知之不欲以守之勇以行之據於德所以立本游于藝所以存末本末具而又文之以禮樂則于人道幾盡矣故曰可以為成人子謂顏淵曰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傳曰人能曲

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荀卿曰能定所應之謂成人與此同意周官大司徒之教民終之以五禮六樂孟子言事親從兄亦終之以禮樂是學至于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也求言為邦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子于回之問為邦然後告之以禮樂盖惟回可語以成人故也夫見利則忘義見危則惜命久要則忘信世俗之情也今也見利思義則可以為義見危授命則可以為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則可以為信故曰亦

可以為成人矣言今之成人則文之以禮樂者古之成人也古之成人者由前君子之事也今之成人者由後亦不失為善人者也武仲之智未足以為成人而御叔以之為聖人不亦妄哉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其為成人不特文之以禮樂而已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孔子論仲則以防求為要論成人則以仲為智如此則若無要君之事而不免于要君何也禮曰道之不

行賢者過之子曰仲之智綽之不欲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使仲賢而不至于過智而濟之以不欲是能無要君之心矣禮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禄也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晉文公為會而滅同姓桓責諸公以不貢天子文會河陽以名天子桓伐譚戎而不有文滅曹而分其地桓仇管仲而用文親舅犯而

疑桓寓内政以復古文作三軍以偪上桓釋曹沫之刼而遇以信文念衛侯之怨而加以酖此其正譎之不同也晉文之譎非無正也齊桓之正非無譎也觀其出定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禮于君之命有三辭之恭于國之利有三罪之當此晉文之正也然譎不勝正故謂之譎而不正前事則兄弟爭國内行則般樂奢汰外事則詐邾襲莒執陳轅濤塗以致戮于諸侯親豎刁易牙開方以搆于國

此齊桓之譎者也然正能勝譎故曰正而不譎若夫以王道觀之則桓公之正猶之譎也昔孟氏子曰春秋無義戰愚曰五伯無王道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徼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自仁之成名而言之雖君子有所不仁自所愛而言之雖管仲有所施蓋仁之所施有殺身以成仁有不死以成仁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召忽也不死而足以成仁者管仲也孔子曰子糾未成君召忽未成臣管仲不死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魯仲連亦曰見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恥者不能立大功管仲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夫以管仲之功仲連能知之而子路疑之者自王道而論之宜子路之為疑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九威此所謂九會諸侯不以兵車也首止之會定王世子謂王世子正則天下正此所謂一正天下也其伐山戎攘狄人以王伐楚與厲而使夷狄不能剗其脉以蹈中國之腹所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傳

以兵車之會三乗車之會六為九合不以兵車兼兵車言之則誤矣雖然管仲相桓公正天下修内政寓軍令諸侯盟會于九合而不以兵車功用可稱也及其志滿意得而塞門反坫僭邦君之禮故聖人小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衛靈公以文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孔子以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可以為文矣盖靈公以通隣國而交之者為文孔子以推人而下之者為文通隣國而交之禮之文也推人而下之仁之文也其所主雖殊其為文一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賔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國以賢興以謟衰君以忠安以佞危三仁在商而商

不亡多賢在楚而秦不伐百里奚去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由余去戎而戎亡在秦而秦强故共公任小人而魯人知其無依衛多君子而霸主知其無患此孝經所謂諸侯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國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靈公雖無道然治賓客則有仲叔圉治宗廟則有祝鮀治軍旅則有王孫賈故孔子曰奚其喪孔子對魯公曰靈公于私家則亂朝廷行事則賢伯常騫曰靈公令濫而浴史䲡奉御而進所

摶幣而扶翼其慢若此之甚也見賢人若此之肅也

蓋以此歟為治之道柔遠然後能邇故治賔客為先

宗廟次之三軍之運德之末也故軍旅為後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言忠信則不怍行顧言則能為之為之道也難則言

之不怍期是矣言之不怍則行成亦貴于不怍矣揚

子曰言不慙行不恥書曰行之惟艱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

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之葢曰請之者吾之職也行不行君之事也吾之職不可不盡君之事吾何與焉故曰不敢不告然則魯弱齊强攻之不亦難乎孔子曰陳恒弑君而民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言之三子告

不可春秋傳以為不告誤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孟子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勿欺也禮曰事君有犯而無隱犯之也勿欺忠也犯犯之義也由于孔子而欲為臣一事則欺而不忠于顓臾之伐而不救則順而不犯故其問事君而告之如此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盡忠則勿欺補過則有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事也君子事道故上達小人事事故下達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荀子曰君子之學以美身小人之學以禽犢楊子曰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則為道以美其身者為己者也為利以為禽犢者為人者也范晷曰為己者因心以會道為人者憑譽以顯物蓋為己者未嘗

不爲人爲人者必不能爲己楊朱苐知爲己而已墨
翟苐知爲人而已若孔子則爲己而不忘人爲人而
不忘己者也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彼學以爲人
教以爲己者豈知此哉宜原憲所以不忍爲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
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子以蘧伯玉汲汲於人以善自終莊子以蘧伯玉
行年六十化公叔文子欲葬於瑕丘而伯玉請行孫

文子欲報衛君而伯玉辭之以不知季札適衛而稱其君子史鰌屍諫而稱其賢則伯玉欲寡其過也信矣曰使乎善其言之信也詩之皇華以周爰咨諏為使之美莊子以相靡以信忠信之言為使之事則使者以忠信為主也公明賈之溢美公叔文子以不言不笑不取宋師紿魯以鄭師未及國則異乎此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事君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不在其位而謀其政
則冐亂者非所謂知務也冐者非所謂知分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君子之於天下與其言不足而行有餘孰若行有餘
而言不足故不恥行過言而常恥言過行此仲尼之
徒善為說辭不若善言德行者之為優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不器於人者然後能器人器於人者不可以器人子貢器于人而已其方人也不亦過乎孔子曰賜也賢乎哉以賢者過之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則謂顏淵之相冉雍有志之君子仲由才任治戎冉求好學博藝至於公西赤顓孫師曾參卜偃滅明高柴南容之徒莫不在其所議而孔子笑之蓋譏其方人之過也故子以為不暇左氏之品藻班固之變表不免後世

之譏者以其不能器人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詐在行不信在言逆者迎而知之億者度而知之君子之于人遇之以誠而不察之以智照之以天而不照之以人此揚子所以言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故不億不信不詐詐故不逆詐是乃先覺之所以為賢也若夫任前識之明上太察之智則刻核之至忠信有時而見疑是乃昧者所以為不肖也舜之於象不以偽喜而不喜周公之於管蔡

不以不賢而不封凡此不逆不億也子貢之屢中郤

雍相監失是矣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能仕者必貴乎能已能已者必貴乎能仕仕而不能

已已而不能仕守一而不知變者也固者之所為君

子疾諸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則其栖栖然動

静無操持者非為佞也疾固以事道而已孰謂微生

畝足以知孔子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君子絶德小人絶力故驥所以喻君子而不如驥者所以喻小人楊子曰齊馬以驥又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或以譬仲尼或以譬顏回以驥有德也适賤羿奡尚禹稷孔子所以美之者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復讐者人之所不能免先王之所不能禁特為之法以制之而已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則殺人而不義者在法之所不宥以可殺者必避之也朝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則應避而不避其書于士而殺之可也然則先王復讐之法不行凡有罪辜乃罔常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由是殺人之父也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也人亦殺其兄干戈相尋莫之或息豈特復其不讐避者而已哉于是有問孔子

曰以德報怨何如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蓋以直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直報怨義也以德報德仁也老子曰以德報怨禮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蓋以德報德者德也則詩所謂報之以瓊琚者也以怨報德者事也則詩所謂反以我為仇者也昔豎牛之于叔孫昭子盧蒲癸之於慶舍寒浞之于后羿公勝之于巢公皆以怨報德者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言莫己知也繼之以不怨天不尤人葢曰莫我知者豈天與人使之然哉命也天道遠而難知故曰怨人道邇而可指其掌故曰尤下學而上達則始于窮理終于知命始于仁義終于天道如此則與天同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豈不

亦迂哉孔子不怨不尤與反之人者異下學上達與失之已者異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不知命者以興廢在人而有所難辨子服景伯是也知命者以興廢在天而無所校孔子是也蓋道待命而後行命待道而後立以道處命則死生無所恤以

命處道則廢興無所累君子之於道命雖死生不得與之況廢興乎哉孔子于伯寮言命孟子于臧倉言天其致一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伯夷居海管寧浮海辟世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辟地也色斯舉矣禮貌衰則去之辟色也聲音之詭人則去之辟言也作者七人則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之七士者皆成德之逸民故或辟世辟地辟言而去就進退之理備矣至于孔子則集七人之大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故曰我則

異于是無可無不可揚子曰聖人不遁乎世不離乎
群莊周曰古之所謂隐士馬以伏其身而勿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當時命行乎
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
而待此所謂無可無不可者也古之所謂大隐如是
而已彼晨門譏其不可為而為荷蕢譏其莫知而不
止豈知此哉然聖人之有為常出于無為其有心常
出于無心荷蕢之聞磬知其有心而不得其無心則

其所知也淺矣季咸之于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若此也晨門司晨昏之啓閉者也周官以昏閉言之則曰閽人論語以晨啓言之則曰晨門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高宗三年不言蓋禮然也子張以人君不能三年則以今疑古

故問曰何謂也孔子以古陋今故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詩之素冠刺不能三年勝之父兄百官皆不欲三年則孔子之時可知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上好禮則不敢輕于使民民好禮則知分未有不易使者矣蓋禮以敬民則使民如承大祭民好禮以敬上則孰疾視其長上為哉故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書稱堯之德始于欽明中于平章卒于於變欽明者修己以敬也平章者安人也於變者安百姓也老子言修之身而其終至于天下修禮言毋不敬而其効至于安民與此同意修己以敬自愛也修己以安百姓博愛也夫正者未必安而安者必以正孟子以正

已而物正為大人之事則修已以安百姓者聖人之事也堯舜于此可以不修而猶病之者以其不免有竄殛之刑故也書曰安民則惠惟帝其難之此之謂歟孝經言得人之歡心又言得百姓之歡心是人不及百姓之衆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無述則無所取賊則有所害莊子曰人而無以先人

是人之謂陳人曾子曰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荀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出無述之謂也以杖叩脛責之而已所謂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位則不遜並行則不弟將命非童子之事而夫子使之者以其欲速者也故因命而教之耳孟子好貨

好色好勇好樂而教之與此同意

論語全解卷七